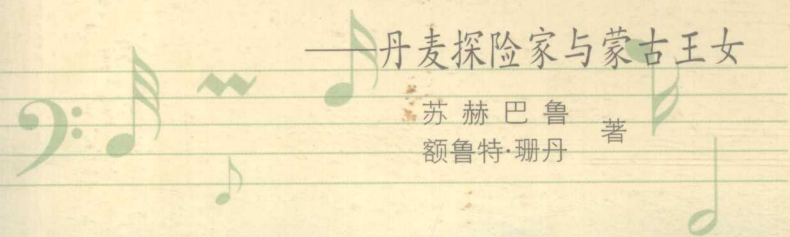




大野芳菲

— 丹麦探险家与蒙古王女 —

苏赫巴鲁 著
额鲁特·珊丹



吉林音像出版社

大 野 芳 菲

——丹麦探险家与蒙古王女

苏赫巴鲁 额鲁特·珊丹 著

吉 林 音 像 出 版 社

大野芬菲 —— 丹麦探险家与蒙古王女

策 划：张顺富
作 者：苏赫巴鲁 额鲁特·珊丹
责任编辑：周桂媛
责任校对：富 航
装帧设计：孙厚杰
出 版：吉林音像出版社
发 行：吉林音像出版社
印 刷：长春市南关区太平彩印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304 千字
印 张：14. 25
版 次：2003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000 册

书 号：ISBN CN-Q06-02-0062-O/ V·J6
定 价：29.60 元

目 录

卷首语	1
丹麦少年与蒙古王女	5
雏鹰试飞, 朝着梦想的地方飞翔	17
神圣的东方之旅	29
飞向巴黎的蒙古凤凰	40
蒙古的天堂——美丽的黑天雕草原	49
使母驼落泪的歌唱	67
重归额林哈·毕尔噶	79
心灵之门, 豁然为蒙古王女而开	90
风中的哈达为谁飘扬	101
奇特的土尔扈特蒙古婚礼	112
情感, 毁灭于引火自焚	125
热土难离	133
神赐的吉兆——禄马风旗	147
向着心中的绿洲挺进	162
蒙着神秘面纱的“新疆将军”	172
烈焰, 自心头升起	190
神圣的帐篷庙宇	202
守望的真情	219

冥灵之中的奇遇	229
琴瑟，因共鸣而合	239
湖畔葬情	248
星星王子与牧羊姑娘	263
蜕变中，归去来兮	274
笛箫，吹醉了一头西方的雄狮	291
两地书，母子情	303
翻越死亡地带	313
蒙古奶茶，芳香着丹麦姑娘的心扉	329
殒落的磁石——活佛之死	344
哥本哈根的爱情之夜	351
思念成酒醉一生	363
雄鹰飞在天空，影子落在地上	374
沉默寡言的歌者	381
火中涅槃的草原	392
萍踪邂逅	409
狱中歌手桑如布	421
故人东归	438
后 记	449

卷首语

蒙古游牧文化不是水上的浮萍，而是大无涯迹的泱泱大泽。再现古朴的、寓意深刻的马背文化，这就是父亲与我合作创作这部小说的初衷。

十三世纪崛起的蒙古大帝国，以风暴帝国的凌波之势从高原出发，向西方征讨，不到八十年，先后灭亡了数以百计的政权，铁蹄踏过多瑙河畔，成为横跨欧亚大陆的、版图面积最大的、空前绝后的蒙古帝国。

美国《华盛顿邮报》于1995年以《千年风云人物——成吉思汗》为题，径直提出一千年来以来的风云人物。名列榜首的就是征服世界的成吉思汗。

震惊欧亚大陆的蒙古人，是“黄祸”一词

的起源。

“黄祸”一词，不是随意的恐吓，或是羞于启齿的尴尬，是建立在世界历史上的强大警告。在中国近代史中，“黄祸”是弥补民族自尊心的佐证，以中国巨龙之掌给予西方人的最响亮的一记耳光，鼎立神洲的光环。

人类，在无数个“为什么”中走向繁荣，在回顾过去中，为无数个“为什么”寻找着一个准确的答案。

西方研究蒙古历史的学者，曾将一枚盖世勋章——世界皇帝、马背皇帝，授予威震世界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被西方人称之为“黄祸”的蒙古人，为什么如此这般强悍，是什么赐给十万蒙古铁骑征服世界的威力，仅仅是靠他们的野蛮与残忍吗？

人之初，原本并无多大区别，人文背景可以塑造人的第二性。在相互杀戮的年代里，每一个游牧民族，在不断的你死我活的争斗中，都可能沦为一个野蛮的而又不容别人侵犯的民族。

是蒙古人的手中拥有一把攻破五方八极的金钥匙吗？有的话，那么，这把金钥匙就是精深的蒙古游牧文化。

铁木真——成吉思汗，自九岁丧父失去家业，一直在母亲诃额仑的带领下，过着夏采野果、冬季狩猎的生活。颠沛流离的生活，没有磨灭诃额仑哈吞（皇后）重振家业的信念。在孩子们的成长过程中，她以传统游牧文化中的荣辱观念、超人的智慧，用诗一般的语言为孩子们讲述《五箭训子》，以“五根箭难折，一根箭易断”这样一个简单易通的说教方式，让幼年的孩子们懂得“五人团结，不如一孤鸿”的道理，从而培养孩子们的团结意识。

当孩子们学会了像日月永不相撞，“蒙古三贤圣母”之一的诃额仑，又以祖先留给后人的精炼语言，培养少年铁木真勇敢顽强的斗争精神，忍辱负重、坚韧刚烈的文化素质，才在一个很短的过程中，培养了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建立蒙古大汗国的决心与意志。

毫无疑问，是精深博大的游牧文化，缔造了强大的蒙古帝国。游牧文化是蒙古人的成长摇篮，一代天骄就是游牧文化孕育陶冶出来的马背皇帝。由此，这也是许多西方学者想要探究蒙古文化的根源，并引发出世界研究蒙古学和成吉思汗的热潮。

父亲与我怀念人间古朴的情感，希望人间真挚的情感自怀古的灵魂深处涓涓流淌，并让人们通过我们的眼睛（确切的说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丹麦探险家亨宁·哈斯伦德·克里斯蒂安森先生的蓝眼睛）重新去认识蒙古人。

新的文化取代旧的文化，这是必然的结局。可我们相信，游牧文化之所以能够绵延世泽，这种文化就应该具有蒙古人那样顽强的生命力，闪现着丰厚底蕴的光辉。

游牧文化在不断推进的文明中，有可能会遭到彻底的遗弃，但无论人类的文明推进到何种程度，那种深远博大的文化内涵，都将是佩戴在蒙古人头上的花环！

哈斯伦德先生和土尔扈特蒙古王女尼茹黑德玛正是为之努力的学者，把那些被不断推进的文明所毁灭的宝贵文化遗产抢救出来，使之长存，使之不朽。

原为新疆额鲁特氏蒙古人，对于将蒙古游牧文化传播到欧洲的哈斯伦德先生和蒙古王女尼茹黑德玛女士，父亲与我无比感激。

父亲与我，是每日对马背文化顶礼膜拜的人，时刻以灵魂的颂歌献祭。面对古老的文化已逐渐流失这一现象，我们和哈斯伦德先生怀着一样的悲伤，一样的绝望，甚至在感怀中长泪叩地。由此，我们会更加感激将马背文化传播到西方的哈斯伦德先生。

伫立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蒙古毡帐庙宇以及保存在丹麦民族博古馆的几百首蒙古民歌、三千余件民俗文物将再现一个民族的古老情韵，并成为永恒。

树之可贵在于果实，人之可敬在于奉献。

奉献者——阿穆尔·赛音（灵魂安宁）！

虔诚地祝愿亨宁·哈斯伦德·克里斯蒂安森先生的灵魂长宁久安，像养育我们的松嘎林（松花江）江水一样，永远活在蒙古人的心中！

遥远的哈斯伦德先生，活着时，你已和蒙古人的灵魂融为一体，故去后，灵魂仍旧长居大野芳菲的草原。父亲与我，很想和您做一个热血流在一处、尸骨埋在一起的忠诚安达（义友），只能以一部传记小说弥补我们今生的遗憾，用歌子般献祭的方式，来表达对您沉重的怀念，深切的祭悼之情！

苏赫巴鲁·额鲁特·珊丹

丹麦少年与蒙古王女

在朦胧的幻想中，少年哈斯伦德的眼前，浮现出一幅弥漫芳菲的画卷——它有着广袤丰饶的草原，宁远湛蓝的苍穹，雪白无比的羊群，悠闲自在抑或是奔腾的马群。那绵长的牧歌，在云帛和草浪间扶摇直上地迂回着，数不清的牛儿顶着丹彤色的余辉，踏着牧歌，承载着牧人火红的希望，悠然地回归于部落……黄河的水是黄的吗？被西方人称之为“黄祸”的蒙古人究竟是什么样子？在如翼般的梦想中，多梦的少年，心中生长着奇想的双翼，飞向遥远的亚细亚，飞向梦的源头——蒙古草原。

她是封疆大吏的女儿，有着骄傲的身世；她是一只栖落在土尔扈特部落的蒙古凤凰。在梦的花季里，西方的文明与发达冲撞着东方少女的心……

那个一代如我，小央的国帝大古蒙古的册下宝。

告我我文韵式西匿舞舞文衣求。

要地·西臣》“非香一乘界世”的日人楚组。

大以群畜天韵舞八界世舞酥，武世同《Si雷。

得元國中夜那那一景，《Si雷要地·西臣》。

蒙古王女

公元1271年，十七岁的马可·波罗跟着父亲尼古拉和叔叔马窦，从地中海东岸的阿迦城登陆，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踏上神秘的东方之旅，经过三年多的长途跋涉，于1275年5月，到达中国元朝的上都。

面对着这个骑着矮小的蒙古马，靠着箭镞征服世界的马背民族，出生在意大利威尼斯的马可·波罗被这个民族的精神所震撼，从此坚定了他留在蒙古大帝国的决心，并成为将一个将东方文化传播到西方的友好使者。

脍炙人口的“世界第一奇书”《马可·波罗游记》问世后，通往世界八极的天窗得以大开。

《马可·波罗游记》，是一部研究中国元朝

历史和地理的重要史籍，欧洲的地理学家还根据它绘制出最早的《世界地图》，著名的旅行家哥伦布也是从中受到启迪，因钦慕东方的文明与富裕，产生了冒险东行的决定。

1492年，哥伦布带着西班牙国王致中国皇帝的书信，启程前往中国和印度，却在无意间闯到美洲，从此发现了“新大陆”。

此后，来自欧洲的一支商队穿越了整个欧亚大陆，于1693年5月，经海拉尔河叩开了清朝对外紧闭的国门，于是年寒冬抵达大清京师北京。

伊台斯商队，因首领的名字叫做伊滋勃兰特·伊台斯而得名。伊台斯是丹麦人，出生于商人家庭。此次，他被委任为俄国官派商队的首领，肩负着彼得大帝交付给他的重大外交使命前往中国。

伊台斯是幸运的。

无疑，是俄国的彼得大帝为他创造了这样的契机，才以丹麦商人的身份踏上中国的土地。在彼得大帝圣鞭的驱使下，1692年的3月3日，这支肩负着特殊使命的商队，在伊台斯的带领下从莫斯科启程，再一次掀开俄国与中国往来的一面，为此，商队也付出惨重的代价。商队到达西伯利亚时，饥饿、寒冷、病魔就使商队惨失一半人马。1704年，伊台斯用荷兰文出版了他的旅行日记，英文版、法文版和德文版也相继问世，他的书在欧洲拥有广泛的读者。

《马可·波罗游记》中所描述的神奇东方，以及伊台斯的进取精神深深地吸引着一个蒙童的心，他，就是丹麦籍少年亨宁·哈斯伦德·克里斯蒂安森。

1925年冬季的一个早晨，一匹光洁火红的骏马驮载着

英俊魁梧的主人驰骋着，朝着耸立在准噶尔盆地上的额林哈·毕尔噶山峰——土尔扈特蒙古人的聚居地急驰而去。

他像一个真正的蒙古牧人，以马背当舟稳坐于鞍辔，数点着蓝色蒙古的星辰，马不停蹄地追赶着日月，渴了以奶酒、雪水润喉，饿了以肉干、乳酪充饥。

骏马的主人，不是驰骋草原的蒙古人，正是来自于北欧丹麦王国的年轻学者——亨宁·哈斯伦德·克里斯蒂安森。这是一位曾经用十一年时间，以矮马之蹄丈量遍整个蒙古大地，一个视蒙古民歌浓于血浆的采集者，一个迄今为止站在“世界蒙古民歌搜集者第一人”的角度上，将蒙古文化传播到欧洲的学者。

在哈斯伦德的心目中，前方不是白雪皑皑的世界——

那里，是闪现着神奇之光的草原。

那里，是萦绕着优美歌声的土地。

那里，不仅生活着东归英雄渥巴锡的后裔，还是远在法国巴黎留学的土尔扈特蒙古王女尼茹黑德玛的故乡。

刺骨的风雪，似寒铜抽打着他的面孔。他的心因一帧得之不易的照片张弛着，飞向了照片的主人——新疆大吏帕勒塔王之女尼茹黑德玛的身边。

蒙古人，生亦歌，死亦唱，大野芳菲都是歌。

今天，故人都已东归，由他们演绎的那段凄婉美丽的爱情故事却经久的流传在大野芳菲的草原，成为二十世纪的绝唱！

哈斯伦德的足迹，仍然叠印在蒙古王女的故乡额林哈·毕尔噶的山峰下，蒙古王女的情泪，仍然滋润着土尔扈特家乡的牧草。在开发大西北的今天，有谁不想为哈斯伦德矗立

起一座无字的丰碑，为新疆建设发展辛勤工作的斯文·赫定先生，以及视西部蒙古民歌为根基并将祖国文化传播到欧洲的蒙古王女献上一条哈达？

人生真纯的回忆，在倒转的时光中。

1910年，十五岁的哈斯伦德心中正萌动着遥远的梦想。他要做一名旅行家，像马可·波罗那样，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踏上去中国的旅途，亲眼去看一看那个神奇而又伟大的国家。那是一个怎样的国家，怎样一个自由的国度？

在朦胧的幻想中，少年哈斯伦德的眼前，浮出现一幅浪漫芳菲的画卷——

它有着广袤丰饶的草原，宁远湛蓝的苍穹，雪白无比的羊群，悠闲自在抑或是奔腾的马群。

那绵长的牧歌，在云帛和草浪间扶摇直上地迂回着，数不清的牛儿顶着丹彤色的余辉，踏着牧歌，承载着牧人火红的希望，悠然地回归于部落……

安徒生是丹麦的著名童话家，他出生在弗伦岛上的阿登斯城。小时候，他从古老的传说中得知，从阿登河底游过去就是中国。那时候，他常常站在河边，放开夜莺般美妙的歌喉，梦想着，盼望着，有一天中国的王子会听见他的歌声，从而把他带到古老的中国。

哈斯伦德长大了，他不再相信阿登河的涡流会将他带到中国，也不再为安徒生笔下镶着冰霜的童话世界所迷惑。他的梦想在阿登河之外，在马可·波罗为欧洲人描述的那个世界里。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少年卡尔的思绪也被哈斯伦德引到了神奇的东方，拽向辽阔的蒙古草原。

“你说，黄河的水是黄的吗？”

“肯定是黄色的!”哈斯伦德用手在世界地图上划了一个圈儿,“他们就生活在这里。马可·波罗说过,叫马背皇帝的成吉思汗,有一座像几十间房子那么大的帐车。征战的时候,他们的可汗就站在那辆帐车上,威风凛凛地指挥着千军万马,像蝗虫一样冲向了西方!我还知道,那里的人们都喜欢唱歌,歌声铺天盖地,牧人的歌子,就像鸟儿在清晨鸣唱时那样动听!”

“太神奇了,可是……可是你不认为用马蹄踏碎欧洲的‘黄祸’们很可怕吗?”

“不,他们很勇敢,也很善良,就连马可·波罗也敢亲吻世界皇帝忽必烈的靴子尖!在那之前,他的父亲和叔叔就在忽必烈可汗的邀请下,带着一百名学者走访了元朝,还带去了耶路撒冷长明灯里的圣油!”

哈斯伦德拉着好朋友来到窗前。窗外,银白色的雪光与星光交相辉映。他把脸紧紧地贴在窗子上,眺望着东方,目光中充满了神往,“看哪,东方的星辰多么灿烂,那一定是亚细亚的星辰!”

“星光下遥远的草原,就是你梦想的地方?”

“当然。那是一个神奇的国家,是一个有生以来最让我梦想的地方。若是有一天,我也像马可·波罗到中国去旅行,去看那里的草原、山川、河流,该有多好……”

哈斯伦德这样说着,思绪又遨游到幻想的王国。

在如翼的梦想中,这个多梦的少年,心中早已生长出奇想的双翼,飞向亚细亚,飞向梦的源头——蒙古草原。

多少次,多少回,这个具有旅行家潜质的丹麦少年,就这样站在一张斑驳多彩的世界地图前,将充满新奇的眼睛定

格在形如“桑叶”的版图上，久久地凝望着，向往着古老而又文明的东方。

一颗蒙昧的心，被这种不易实现的梦想缠绕着，困惑着，久久地，久久地无法释怀。

生活在北欧丹麦王国的少年怎能想到，在他向往东方的时刻，一个身着华丽衣袍的土尔扈特蒙古少女，正兀自站在新疆的额林哈·毕尔噶的山峰之上，看着西沉的太阳，想象着西方的文明，多姿的生活。她，就是土尔扈特东路盟帕勒塔王的掌上明珠，恰与丹麦少年哈斯伦德同龄的——正值十五岁的蒙古王女尼茹黑德玛。

土尔扈特蒙古王女脚下的这片土地，属于她父王的夏季牧场，位于巩乃斯与喀什河中间，在喀喇乌苏南面的额林哈·毕尔噶山峰下的赛里克提草原上。

蒙古王女的父亲帕勒塔王的上六代祖巴木巴尔，是带领土尔扈特蒙古人东归的首领渥巴锡汗的族弟。

乾隆三十六年（1771），抗俄勇士巴木巴尔跟随渥巴锡汗抵达新疆伊犁，后被朝廷诏封为多罗郡王，并授扎萨克。从此，扎萨克的大印，一直掌握在这个光荣的家族，帕勒塔也由此承袭了老王爷巴雅尔的亲王爵。

1906年，曾任乾清门行走的帕勒塔王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本振武学堂学习军事期间，结识了一位叫做茹瓦的法国人，至此，才从茹瓦的口述中详细地了解了法国。

帕勒塔王从日本回到北京后，就任清政府陆军贵胄学堂蒙旗监学，后来又被清政府任命为科布多办事大臣，在北京建有一座府邸。因受外域的影响，他成为清代后期官吏中最为开明的人士。

1912年（民国元年），帕勒塔王又被民国政府任命为新疆阿尔泰办事长官（中将军衔），以封疆大吏身份走马上任，主政新疆北部的阿尔泰公署。

蒙古王女的仆母，是一位从未走出赛里克提草原的老人。见蒙古王女尼茹黑德玛站在山峰上，久久地眺望着遥远的西方，仆母便提着袍襟，拖着笨拙的脚步爬上山来。

“我的孩子，天赐的神火就要落下额林哈·毕尔噶的山脊了，我们该返回王府了。”尼茹黑德玛摇了摇头，继续眺望着遥远的西方，“仆母，你知道吗？在遥远的西方，生活着很多白皮肤的人，他们的头发闪现着黄金般的色彩，眼睛也和我们不一样，他们的眼睛像夏日的巩乃斯河，是蓝色的……”

老仆母摊开双手惊叫起来，“天哪，真可怜！王女说的好像是一个原始的部落，他们生活在神光照耀不到的地方，肯定是一群没有经过神火洗礼的人！”说完，合上双手，口念六字真言，祷告着，“苍天哪，保佑他们，让照耀的神火，为他们失血的面庞，涂抹黄金的色彩，掩盖那失血的脸庞，不使那蓝色的恐惧，布满他们的两眼。”

尼茹黑德玛银铃般地笑了起来，跌坐在脚下的七彩绣花坐垫上，“仆母说得不对，父王昨天对我说，那是一个文明的世界！那里的男人穿着一种叫做燕尾服的衣裳，女人的长裙内像盛着一个大的箩筐，她们很漂亮……”

老仆母呆怔片刻，转而不停地舞动着双手，“文明世界的人就该穿着翘着两只燕子尾巴的衣服？好看的女人，不会把柳条筐子塞进袍子里现丑。把柳条筐子掖进袍子里的女人，会让人怀疑她是偷了奶酪或奶皮子的女人！”